

星期評論 贈閱

編輯佐良高 第十期 幹主士英劉

慶祝雙方勝利

本月十日，德蘇二國代表於莫斯科簽訂三種協定，依着十三日新華日報所發表的次序，第一是關於兩國邊界——自伊戈爾卡河至波羅的海一段——之勘定的；第二是關於經濟互惠的；第三是關於所謂少數民族及其資產之遷移問題的。

因為德國之欲竭其全力以對付民治國家，它早與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靠了這個條約，蘇聯便於西歐列強無暇顧之際，很不費力地收復了一九一七年它在波羅的海與南岸的許多失地——如俄屬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關於波蘭之瓜分，兩國間早有協議。這次又把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個小國的善後問題完全解決了，所以真確報稱之為「蘇聯外交政策的新勝利」。按在立拉愛三國境內，本來都有日耳曼人，好像捷克境內之有蘇台德區，如果蘇聯不趁英德決鬥未分勝負以前，就想方法來把這批「優秀的種族」驅逐出境，則於德國幸而獲勝之後，難免發生民族難居的種種糾紛，因而引起日耳曼人的獨立運動，復予國社黨以宣傳資料，甚至使它師出有名。現在好了，基於前述第二協定之規定，所有三國境內的德國公民與其日耳曼人，除了不願返其祖國者外，均應按照條約規定，實行遷移出境。這樣一來，至少在條約未廢以前，國社黨人不得不且承認前述三國確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主權領土，而非上帝指定日耳曼人之安宅。真確報稱此交涉為蘇聯的勝利，不是沒有它的意義。

但是德國今日，似亦未至甘居失敗的境地。外交有如買賣，雙方各自豈占得便宜。買主方面，即使出了重價，以致引起了賣東西者之哈哈大笑，然在買主方面，亦非不打算盤，他自有其不惜重價之必要。譬如你在戰時首都，費了一百六十五元買雙原值不過八元的皮鞋，你決不會承認自己是個笨子，上了皮鞋公司的當，因為你從大學教授或司庫科長之後，固然未便赤腳！

由於海軍勢力之薄弱，希先生只能望望英倫三島，如果他再不稍重視蘇聯的邦交，則其可能遭到的窘況，恐將甚於赤腳！何況這次所訂的協定之一——擴大的經濟協定，確確實實是於德國有益，使之較能支持長期的作戰？據公報：「此項協定係以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蘇德經濟協定為基礎，實為更進一步實施一九三九年兩國政府所擬定之經濟方案的階梯。內容調整至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為止之蘇德貿易。雙方交貨總額，當超過實施前次協定第一一年之水準甚遠。蘇聯當以工業原料，石油產品及糧食供給德國，尤以五穀為最；德國則當以工業裝置供給蘇聯。」

如果我是一個納粹記者，我亦必以「軸心外交政策之新勝利」為題。(英)

號七八五二第證登市渝 版出社論評期星 日九十月一年十三國民華中

院家戴坎龍小慶重



海通社十一日柏林電：戈林將軍本日對礦工演說，其辭有謂：「……余不憚一再說明煤與鐵苗均係不可缺乏之原料，我人之文化國運以及抵抗能力，莫不唯此是賴。我人以煤鐵之黃金爲尤寶；惟能有煤鐵使用之民族，方可保護其自由與權利」。

雖也講到「文化」與「自由」，戈林將軍究是一個「新秩序」之創造者，固不願與他的階級不合。誰都知道六七十年的德國領袖，沒有一個這樣看物質，尤其沒有一個反對礦工演說。普法戰後，毛希將軍功於小學教員，這是多麼重「人」而輕「物」！俾斯麥雖以「鐵血宰相」著稱，然亦人物並重，因流血只是英雄主義的具體表現。

由毛希將軍的「小學教員」，以至俾斯麥的「鐵血」，由俾斯麥的「鐵血」，以至戈林將軍的「煤鐵」，在人類思想史上似乎有幾個階段。演進之結果是人文主義的復活，這是人類世界的前途？抑只有天降降！

日本海軍的處境

華盛頓八日合衆電：「海長普克斯宣布羅斯福總統改組海軍之命令將自二月一日起生效；此後美國艦隊將編爲美海軍，分爲三隊，兩隊之根據在太平洋，一隊在大西洋。其中一隊名爲太平洋艦隊，將以夏威夷爲根據地；此艦隊之司令，同時亦爲三艦隊之總司令」。

在太平洋艦隊，聯合衆社海軍

記者施德爾少將稱：乃一真正之作戰艦隊，亦即美國之主力艦隊。另一長駐太平洋上的艦隊，當然就是中國人所最熟悉的亞洲艦隊。這雖是個輔助艦隊，但據合衆社九日馬尼刺電：「其目下所擁實力之雄厚，亦已爲美國歷史上空前所未有。一旦戰事爆發，則亞洲艦隊之任務，當爲阻撓並延遲日本艦隊及商輪之活動，並擊擊及破壞日方之交通線。海軍當局多信亞洲艦隊不致成爲犧牲艦隊，因日本爲顧及東亞根據地方面美國太平洋艦隊對於日本本部之威脅起見，不致將戰鬥艦隊中大部實力南開也」。

這樣，日本艦隊已夾在鉗子中間。南進政策固不必說，就是所謂「陸攻空，恐怕已葬在海洋裏面！

外交辭令演變

本月十一日同盟社東京電：右翼新聞界對新聞社言謂美國羅斯福總統之態度開明，其內容文，均對日對德之「吹力」有所撤銷。美大使野村之任命案，稱：「美政府行動可使美與全歐各國之日本之決心」。該報又稱：「美與全歐各國之決心，總之羅斯福宣佈，乃爲對全歐各國之具體的敵對行動；其人與羅斯福之復行動。野村任命案之撤銷，在日美關係極其狀態下，實爲唯一合於常理之行動」云。

野村任命案之撤銷，在日美關係極其狀態下，實爲唯一合於常理之行動。野村任命案之撤銷，在日美關係極其狀態下，實爲唯一合於常理之行動。野村任命案之撤銷，在日美關係極其狀態下，實爲唯一合於常理之行動。

政治背景。要是它真不合日本統治階級的意思，我們簡直不能設想該報是用何種方法以使這種富有煽動意味的重舉社論逃出檢查之網。

然而合衆社十二日東京電却說倭內閣情報局代理發言人石井聲稱：「國民新聞不能代表政府之觀點，撤銷野村使美任命之一舉，似可謂野村原定於一月二十三日由橫濱起程之計畫，並未更改」云。

我們不讀石井這篇談話，究竟算是個腦筋，還是專對國民新聞要求諒解。這「似不可能」四字，多麼動人思索！在七七事變以前，日本對外交言人們慣用一句口頭禪，我記得是「帝國政府不借採取過激手段」，而今則於「不可能」上加個「似」字了！

三國同盟在天津

天津七日路透電：「天津夜總會內昨日發生義水兵與日人衝突事件，雙方爭執逾一小時，日人面部受傷，另有一日人腿部受傷，義水兵一人臉面被刀破。事件發生後不久，天津日居留民團武裝至該處包圍夜總會，要求義水兵交出肇事者。義水兵拿槍守，找屋防守，一而用電話通知兵營，旋即派兵水兵之卡車後轉運，義水兵有攜帶槍械者。幸日義雙方官先，抵達該處，致去該處事件」。

現駐天津的義水兵和日本居留民似尚未知現世界上有一三國同盟！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通病，本來就是太過注意別國的事情，而忘記了對內的責任。

未來世界的政治組織

樊德芬

和平是人類相互關係的常態，而戰爭只是一種變態。戰爭之進行無論如何激烈，終必有其結束之一日，所以雖在戰爭持續期間，我們也不妨預先考慮到那恢復和平的方案。目前歐亞兩洲的戰事，已經變為一元性質，具有着連環相通的關係；世界各國，無論參與與否，都將蒙受它的重大影響。所以將來的和平條件，實際上便是世界政治改造的方案。對於這個方案，不但現有許多學者和政治家們正在那裏沉思默想，就是領導各國作戰的負責領袖們，當其偶有片刻靜坐時間，似也都不免掉有一未來世界的輪廓在其腦海中起伏盤旋。除了瘋狂者外，人人莫為和平而作感。

歐洲政治的動力，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即以自由平等解放獨立等等觀念作為中心。它的進行路線，雖常因週際礙而起曲折，但就大體上說，却是一直向前。我們且可進一步說，歐洲自從紀元後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崩潰以來，就開始了自由和威權的角鬥。雖其間波濤迴旋，得失靡常，但是歷史上累積的經驗却是指示得非常明顯，凡以武力來求統一的企圖，莫不終歸失敗，偶有成功，也不過似「曇花一現」。希特勒欲以武力來削平列強，統一歐洲，進而獨霸全球，在一方面雖有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為之推波助瀾，然在他方面則勢必遭遇壓倒的挫折，因為現代世界——尤其歐洲——各民族的心靈裏面，早已受了長期的自由傳統之薰陶，斷不致因閃電戰之一擊，而即脫胎換骨，甘心放棄全部文化，接受那種缺乏歷史根據的世界「新秩序」。

所謂世界「新秩序」之建設，至少從表面宣傳上看來，可以說是德日三國的共同目標；但僅僅是一個模糊的口號。誰也沒有見到三國所提的建設性的具體方案，更不用道問他們的方案是根據着什麼理想或什麼原則！希墨兩人的言論，都是詆斥現狀，寫其本國痛苦，洩憤並

伸冤，多半是含報復性質。雖得有一二句可以稱為有關世界改造的積極理論，即有也是吐語不清。至於日本軍閥及其政治走狗所言論，則更是些鬼話與廢話，不單不講理，便是大開倒車，此處儘可不提。但從它們的行動上來觀察，我們却可看出這三國有其共同的心理習慣：就是憑藉了它們的武力，做到那裏，說到那裏！隨着時勢之推移，花樣不妨更換，後語不必定符前言；貪得無厭，得寸便思尺；所以他們對其真正意向之所在，平常不肯輕易說出。可是到了今天，所謂世界「新秩序」之大致結構，誰也不難想像而得。

德日三國所結成功的團體，當然是以希特勒為領袖；而希特勒的理想國家，當然是一領袖式的威權組織。在國家組織以內，所有一切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等事業，都須集中於一領袖之手；而此領袖的意志表現，便是所謂威權。國家的範圍，愈大愈好，小國自應存在之可能與必要。但惜世界究竟太大，斷非德國所能一口吞下，為了顧全最低限度的現實起見，不能不暫容許其他的國家同時並存。至少在義大利軍事未失敗前，大概他還覺得歐洲是應該由義蘇二國分享他的餘潤；阿爾卑斯山脈和多瑙河以南屬義，波河和羅馬尼亞之東北屬蘇，餘皆屬德；歐洲大陸上只剩三國，形成三個單位。亞洲則除蘇聯所擁有的領土而外，餘以日本為霸主，自成一單位。假使美國不來干涉德義對英作戰，那末，南北美洲可以另成一個單位，而以美國為霸主。現在美國既不識相，加足馬力來援英，希特勒自然認為它是喪失了合作的資格，將來擊敗英國之後，世界四大單位除了瓜分大英帝國的遺產以外，自應瓜分美洲。這種夢想若能如願以償，那末，德意志帝國自將成為全世界領袖國家之領袖，而其最後一着則為實現德國人之高於一切，主宰一切——全世界人都應被迫接受德國的文化，仰承德國的鼻息。

依據世界歷史所曾昭示我們的經驗，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似不出

乎兩種方式：一爲大帝國的局面，即以一個民族爲中心，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而統治之；二爲分治合作，其組織緊密而疆域又有一定限制者爲聯邦或邦聯；其組織鬆懈而範圍廣闊者爲國際公法支配下之國際社會或國際聯盟。大帝國的局面，自西羅馬帝國崩潰以後，鮮有成功。神聖羅馬帝國以及具有歐洲共主性質的羅馬教皇政權，姑且不論。就是拿破崙憑藉了法國大革命所解放出來的巨大力量，及在大革命新理想旗幟掩護之下所樹立的帝國，也祇勉強掙扎了十餘年，結果不免夭折。當其鼎盛時代，除了東邊的俄羅斯，西邊的英倫三島之外，拿破崙的勢力固已籠罩全歐，誰能測其享祚不久？後來威靈頓二又作一次大規模的野心企圖，於一九一四年仲夏鐵腕，奮擊英法俄等國，而其失敗之迅速與慘慘，則較拿破崙尤烈。今日希特勒的行徑，完全是一種信仰強權的表現，正是蹈那威靈頓第二的覆轍。他這一種冒險的企圖，不但是在時代上大開倒車，嚴重地違反了近代人類的一般性格，而且其所包含的理論內容，尤有遜於歐洲歷史上的任何偉大帝國。在上古時代，羅馬人征服了其他民族，成立了一個帝國，但他們並未高視闊步，昂首天外。反之，羅馬人却是很欣賞被征服者的文化，尊重被征服者的人格，在那可能的範圍內，總是盡力保留着被征服者之風俗、習慣、法律與制度。因此，羅馬帝國雖是一個整齊嚴肅的法律系統，而其法律精神之寬大與合理，則爲後世各國所共崇奉。至於拿破崙所樹的帝國招牌，始終是用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凡奉稱爲歷史的人，無一不知拿破崙亦自命爲革命的產兒，並以推行革命理想爲其終身使命。只有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却是未出娘胎而已空空一切；他以法國人爲墮落，英國人爲虛偽，弱小民族爲無存在價值，只有日耳曼人是優秀無比的。他的種族哲學，絕對不是說說便罷的，反猶太主義的實質表現，早可寫成一部「黑奴大錄」式的傳奇小說。如果這種帝國而有成功之一日，自必放逐理智，專重信仰。可是即就信仰而言，其對象之爲種族優秀者，似亦不如那神祕的威靈爲其對象者之堅強有力。以前土耳其帝國之成立，是以信仰回教的上帝爲其中心力量的，但終不能支持久遠；它所播下的糾紛種子，直至今日，尙未絕跡。希特勒的帝國，如果成

功，基礎必比土耳其的更爲穩固，而其遺留的禍害，亦必更難計算。武力統一的世界帝國，根據歷史經驗，既非任何樂所能使之成立於今日，而在現代環境之下，任何民族不能徹底孤立，其與他民族的接觸和往還，實屬不可避免，則欲調整各民族之相互關係，自非採取第二方式——分治合作——不可。此處所謂「分治」，僅指各國的純粹內政可由自己決定，並非准許各國仍如以前之絕對獨立，各保持有一種不可侵犯的主權，因爲「國家主權」推論到了極端，適足變成殘垢汚成掩飾侵略手段的烟幕。所謂「合作」，也不是指過去國際聯盟式的組織，因爲這種組織大而無當，毫無實力。這一次的世界大戰，一面固是人類文明的浩劫，同時却將國際社會的弊病與弱點，像明鏡一般地反映得明明白白，這是任何人所不便否認，而又不能不注意者。在此戰爭未爆發前，世界各國不是曾因經濟失調而致鬧過嚴重的恐慌現象嗎？這顯露了兩個弱點：就各國內部而言，那以牟利爲目的的資本主義之經濟結構，實爲社會福利之障礙物；就國際關係而言，所謂「關稅壟斷」的高築，市場和殖民地的劇烈爭奪，正表示着經濟上的區域單位和政治疆域不相符合，以致形成了國際間供求失調的狀態。德義二國時常高呼的口號——重新調整世界政治區域——雖也不免是種自私自利的心理表現，但非沒有發人深省之處。現在世界的政治疆界，本非依着合理的計劃而定，多半是由歷史上許多偶然事件所形成。此種偏調，由於百年來交通運輸之突飛猛進，尤其是因經濟生活上之起了革命，實與新時代的整個局面和主要趨勢大相抵觸。德義兩國當局苟非誤解歷史意義，一味變幹，而願諸諸理智，從容商討，則或非不可持談判方式漸漸達到修正目的。惟在其他各國方面，亦非毫不分負責任成偏見之責。因在國際聯盟未失信以前，本曾竭力提倡國際合作，而以多數國家同於成見，猜忌橫生，遂致不易見諸事實。它們都自命爲主權平等，一點也不放鬆其在國際公法上所享得的主權之實權和地位。於是那爲援助歐洲人民脫離中古束縛而奮鬥的良好工具——主權論，到了今日，反變成爲人類離心力量的障礙。多克論者有鑒及此，乃對主權理論盡力駁斥；而對英國以洽與歐洲外交富有實際經驗的韓德森氏（前工

黨領袖，外交部長，曾任軍縮會議主席，在其未死之前，亦曾著成一書（中譯本名英國工黨世界和平政策，樊爾芬李壽維合譯，商務印書館出版），指出此點。因為主權理論梗塞了國際合作之途徑，列強乃以公敵關係維持其均勢。但是這次的戰爭，又證明了公敵辦法不但不能解決糾紛，且還有使世界的危機更易到臨。例如列強之以東三省讓給日本，阿比西尼亞送給墨索里尼，捷克併入德國，不但不能夠使受惠的三國心滿意足，反而加深了它們的怨怒，以致引起燎原之火。

政治組織本是人類爲了維持其集體生活而採取的一種方式。將來世界的政治組織自必須以遵守歷史教訓並能適應二十世紀的人類需要爲其原則。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找出答案。美國自從一七八七年組織聯邦以迄今日，以草萊初闢之地，竟能一而爲全世界和平正義之基石。雖在十九世紀中葉，曾發生了一度內戰，但經內戰以後，聯邦的基礎，較前更爲鞏固，那祇可算美國人爲欲增長其對聯邦政治的學問而應付出的代價。美國是一種複雜的國家，其複雜之程度，竟使美國人民自稱其國爲一人類同化之熔爐。但在美國，各民族份子頗能彼此相安，共存共榮。這也可見聯邦政治正是救濟民族主義之偏頗性的良藥。瑞士自立國以來，也是採取聯邦政治的組織，由彼時以至今日，歐洲大陸上雖曾掀起了很多次的險惡風浪，但它在這波濤澎湃的大海中間，竟能屹立不動，有如世外桃源。瑞士也不過個人種單純的國家，它是由那德法義三族共同組成的，而且說着三種不同的語言，用着三種不同的文字。當法國強盛之時，它的法國種族固未曾投入了法國的懷抱，即在希特勒高唱日耳曼人優於一切的時間，它的德國種族也沒有像捷克的蘇台德區居民一樣，組織什麼國社黨，式竟要求改變政體，併入第三帝國。這也可見聯邦政體是有融合不同民族以發揮其人類共有德性的力量了。大英帝國本是一個殖民方式的帝國，最初對於各殖民地也是抱着一種狹隘的自私自利的榨取政策，但自北美十三州獨立，接着又見加拿大內部發生不安以後，便以公道待人，准許屬地自治，帝國政府對於各自治領的內部行政，輕易不加

干涉，所以它在實際上，也早已構成了聯邦體制。現在英屬地中面積較大人較多而猶未能取得自治領之地位者，只有一個印度，但這就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局勢。即以今日而論，各自治領之對英德戰爭，莫不義憤填膺，願爲祖國盡力，惟有印度則袖手旁觀。這是人人共知的事實，雖則不必詳言，却也不相詳說。於此，我們還須指出的是：大英帝國之聯邦體制，不僅限於它的土產機構，就是它所包含的較大單位，內部也都採用聯邦政治，例如加拿大，南非洲，澳洲自治領等，都是。這樣，它便形成了一幅大圓圈套着若干小圓圈，若干小圓圈又各套着許多更小圓圈的圖案。其中尚加拿大和南非洲二自治領，在其建立之初，一個就包含着很多的法國移民，另一且只符閩人占據多數。但因此二自治領土都是採用聯邦制度，所以各族之間，常能和平相處，而其政治之依秩序演進，亦爲世所著稱。由此可見聯邦政體確是一種良善的制度，小國如瑞士，大國如英美，試行之結果，都有相當成績。那麼，將來世界的政治組織，自應本諸已往的愉快經驗，而以此種政體之方式與精神，爲其基本指導原則。至於如何酌量增損，以便順利施行，當然是尙有待於更進一步的研究的。

關於將來世界的政治組織問題，說起來真是千頭萬緒，誰也不能想得周全，而且世事正在劇烈轉變的過程中間，而這劇烈的轉變，又必影響到那將來世界的政治本身，所以我們現在所能大膽提出的意見，只不過是幾個基本要點。第一，民主國家必能戰勝獨裁國家，而在中英美等國指導之下，將來世界的政治組織，必以大同主義爲歸宿，聯邦政體爲共制。第二，世界必以地理歷史文化經濟等爲決定因素，重新劃成幾個大區域，作爲世界聯邦的上層結構之單位；而在每一大區域內，也是採用聯邦體制，將若干大小國家歸併其中，一方面仍各享有充分的自治權利，他方面却保持着彼此間的共同聯繫。在公法上，各組成分子不妨一律平等，但在實際政治上則每一大區域內各應有一公認的領袖國家。美洲自成一區域單位，以北美合衆國爲領袖，自是容易看出。東歐及中亞北亞爲一區域單位，並以蘇聯爲領袖。（下接第十一頁）

論戰時行政效率

高越天

因爲是在戰時，整個的社會生活起了劇烈的變動，敷衍塞責慣了的中國官吏突然被逼陷於一個非圖振奮不可自拔的境地，所以在平日可以「等因奉此」來了事的許多機關如今就都碰上了許多困難的課題。例如兵役，糧食，物價，疏運，救濟，生產，分配等等問題，都是必須實幹而又急待幹通的。戰爭愈演進，這些問題便愈加其嚴重性；國家社會的需要愈迫切，各個機關的職責便愈重大。所有一切舊有的機構和舊的辦法，大都不復足以應付那些層出不窮的新局面。因此，我們的行政機構中間，便有許多單位或前或後或多或少地暴露了它們的本身弱點：一般的批評是：笨拙，迂緩，空虛，錯誤，繁複，混亂與糊塗。所有這些罪名，未必都是指摘得恰如其分，但亦不致完全否認。無論如何，我們的公務員們，總不能說已經盡了他們應盡的責任。

近年以來，國人對於提高行政效率這一問題，已喊了不少的口號，做了不少的策論，政府方面對此也很注意，一再訓令所屬，力求有所改進。最近又爲加強計劃，督飭和檢討起見，更設立了中央設計局和黨政考核委員會等新式機關，獨立設計，執行和考核的三聯政策，以期達到「綜覈名實」與「計程圖功」的目的。我們承認這是增進行政效率的一大關鍵。惟其能否收到預期的功效，則尚須視各方面對於組織機構，行政技術，以及人事問題之類能否澈底改進以爲斷。本來，國家設官分職，不論其高低或大小，都應當有所事事，到了戰時，尤應充分發揮其功能。比較高級的機關，更須注意到把握重心，貫徹政令，力避繁複重疊，減少虛文官腔，庶幾人力可以充分利用，物力可以無形節省，而空間與時間，亦俱能受人力控制，運用自如，不致陷於空虛和迂闊。可是以歷來仰仗科員們以公文辦事之習慣，迄今似尚沒有完全糾正過來，各級機關長官自己就不知道如何領導策勵，督率檢討，祇知道「如提」「照辦」等字，一個很好的辦法，或一件很緊急的公事，經

過了公文書幾次的旅，兜圈子，上下左右，互相推拖擱擱，甚或中途被關，則所謂行政效率也者，結果必等於零。低級機關固無推諉餘地，擱置亦恐「致干未便」，那也不過苦了幾個辦理文書的公人員，案牘勞形，但求「鑒核備案」。有時他們的報告，雖也做得天花亂墜，却與事實明殊甚遠。所以人民對於行政機關的批評，總是感覺得不滿。曾經有一位朋友憤慨地說：「做羅斯福，史太林，邱吉爾，希特勒，都還容易，祇有做「蔣委員長」是不易」，說此話者，我很相信他無阿諛之意，實實在在是因中國的「上情下達」，一點不比「下情上達」爲易；由於行政效率之特低，中間多設一層機關，便是多加一層隔閡。聽說有一位外國朋友曾經很善辯地對着某當局說：「貴國戰時所定各種計劃，章則，辦法都不差，祇可惜沒有實行」。這一個「沒有實行」究竟是誰的責任呢？一個最好的司機，駕了一輛破舊缺毛病百出的汽車來趕路，不時要下車修理機件，方能繼續進行，速度上如何追得上人家呢？所以我們希望現正從事於抗戰建國的各級主幹人員，都該自己反省一下：本人所主管的一個機關或一種事業究竟能不能發生作用或功效？能不能上對領袖下對人民？不要口中總是「服從」「擁護」「愛國」「愛民」，而在行爲和工作上却只是自欺欺人！

上述云云多半屬於公人員的責任問題。除了各個人自覺自悟自激自發而外，誰也沒有強制糾正之法。若就增進戰時行政效率本題而論，則我認爲組織技術和人事三者，也各有其可以改進的方面。

(一)組織——蔣百里先生說得好：「一個國家有組織就有辦法，沒有組織就不發生作用」。這是一個不易的真理。在抗戰時，我國各個機關相互間的關係以及各機關內部的組織，究竟是否健全合理呢？機關與機關之間各自爲政，不相聯繫，是不合理；機關多而責任不專，權限不清，互相推諉，也不合理；閒以無用機關繼續存在，供閒官，

浪費國帑，是整頓行政體系的不健全；戰時重要機關任意因人設事，安插冗員，而主要業務反常無人負責，這是局行政組織的不健全。至於辦事機關，架床屋屋；經營事業機關，範圍龐大，公私混淆，更是延誤時機，削弱行政效率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們希望負責當局能在本年年中，儘可能撤或併併縮小戰時不必要的閒散機關及閒官冗員，騰出財力以適應抗戰。同時希望各機關的各科官吏，對其本職之機關，存虛問題，亦能予以客觀的考慮，不要當着一般輿論的指摘面前，而硬要硬花，爭面子，杜撰種種理由，力請設法維持。此外，各級政府機關上下大小，頭重腳輕，號令的人太多，實際做事的人太少，這亦應在注意改革之列。最近頒佈的新編制，雖定了縣以下各級組織及黨政關係，旨在健全基層組織，以收官政發達合一之效，亦望各省當局能努力促其成功，藉以奠定建國基礎。

(二) 技術——時行政，誰都知道要求迅速、確實與扼要。所謂「迅速」與「確實」，都非賴公文督促所能生效。而欲做到「扼要」一點，尤非分別緩急輕重，因人因事因地因物而制其宜不可。一個機關的公務員們，若只知道終日伏在辦公桌上辦稿劃行，除了整理案宗與查考檔案以外，從不探討其所頒布之命令是否可以產生預期的效果。進而研究如何改革其所定辦法，所用手續，使之簡單合理，實實在在的可以貫徹到底，則此勤勞的公務員們，縱然是天天早到遲退，還不是日費氣力？近年以來，各機關草率命令計劃表報之多，已可「汗牛而充棟」，但其成效則多半是徒增案牘！此種有形的人力與物力的浪費，原因就在我們對於處理政務的技術，一向是太疏忽。有許多在先進國家只要一個電話便可辦理得通的事務，到了我們這裏，却要三令五申，派員查勘，結果還不是以不了了之，或以「公文」之結束當作「公事」之辦完？在中國機關裏面，「文」「事」既屬不分，根本沒有多少切切實實的行政，再談什麼行政效率？及今而欲改進技術，以求獲得效率，則必兼顧到那對內對外兩面。就對內而言：公文書的處理程序，必須力求簡捷；各科各組的主管事項，必須力求專一；工作的進度，必須力求切實；業務的分配，必須力求均勻。凡此各點，都要根

據過去經驗，參酌環境需要，縝密設計，切實執行，而後每一機關中的各個部門，纔能彼此協調，互相聯繫，不致永成紛亂，永成羶羶。至於對外方面，除與平行機關之職掌應更注意分工合作而不互相侵佔彼此重複以外，各單位對其本身業務之執行，如調查、設計、考核與處分等等，也都應把科學方法盡量適用於行政工程，而後各行其是，以免變為具文。在這科學世界，辦理戰時行政，不講技術的專幹，至少是事倍功半，也許還誤國。何況我們現在所見的行政人員，即連專幹的稱號，也是很缺乏呢？

(三) 人事——「一人得道，雞犬皆仙」，本是中國人事方面的傳統惡習，而「養士」與「任賢」兩個問題，也就纏繞了牛角尖——因為非親不養，所以所養皆士；因為非故不任，所以所任皆賢。表面上儘管說得冠冕堂皇，骨子裏總是「關係」重於一切。大體用人較多，自有「破格」必要，可是主管人員，未必都有鑑別能力，即使開誠心，布公道，也不一定能夠符合衡才考銓之主要條件。推其原因，則多由於官氣太重，上下隔閡，苟有真才，亦被埋沒，馴至勸惰莫分，優劣不辨，所謂獎懲考核，多半是臨表亂填，毫無意義可言。近來中央對於人事問題，已漸加以注意，分批調訓之辦法，推行尤為積極，且再能加強考試，銓敘和監察三種職權，那末，現有許多徒知應付趨附的官僚主義者和粉飾外表的形式主義者，必定能於抗戰完成以前一律消滅，而當真正的建國工作開始之際，一定可見各級機關咸能發揮其行政效率。

同事已經徵求到了

本刊第九期第八頁曾登載徵求同事廣告，業已發生實效。應徵者為附近某大學學生二名。他們因為家在遊擊戰區，所以各有設法自給之必要。現在他們輪流來社服務，合衆一差，工讀兩面，似尚都能顧到。謹報告。

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

宗白華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糟，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濃於宗教熱情的時代。因此也是最富於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王羲之的字，顧愷之的畫，戴逵戴顛父子的雕塑，阮瞻陶潛謝靈運鮑照謝靈運的詩，雲崗和龍門的造像，洛陽南朝開闢的寺院，無一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奠定了後代文學藝術的根基與方向。

這時代以前——漢代——在藝術上過於樸實，在思想上定於一尊，統治於儒教；這時代以後——唐代——在藝術上過於繁華，在思想上又重入八儒佛道三教的統治。只有這幾百年間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解放。人心裏面的美與醜，高貴與殘忍，聖潔與惡魔，同樣發揮到了極致。中國周秦諸子以後第二度的哲學時代，一些卓越的哲學家——佛教的大師，也是生在這時代。

這是中國人生最富於色彩和羅曼司的一個時期。政治社會生活的緊張和藝術人才之蓬勃，都使我聯想到西洋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然而西洋「文藝復興」底美是穩重的，華貴的，魏晉的美則傾向簡約玄澹；哲學的美，晉人的書法表現得最顯著。

晉人的美——是這時代的最高點——「世說新語」一書記述得極生動，能以簡勁的筆墨畫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時代的色彩和空氣。文筆底簡約玄澹尤能傳神。撰述人劉慶義生於晉末，注釋者劉孝標也是梁人，當時晉人的流風餘韻猶未泯滅，所述內容，至少在精神底傳模方面，離真相不遠。

要研究中國人的美感和藝術精神底特性，「世說新語」這一書裏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和啓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個人讀書札記粗略舉出數點，以供讀者參考，詳細而有系統的發揮，則有待於將來。

(一) 魏晉人實現於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解脫了

漢代儒教統治下的禮法束縛，在政治上表識於曹操那種超道德觀念的用人行政。一般知識份子多半解除禮法觀點而直接欣賞人格之美，尊重個性的價值。歐洲近代「個性價值底發現」是文藝復興以來的事，而「世說新語」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調羹」，第八篇「賞譽」，第九篇「品藻」，第十四篇「容止」，都是錢贊和形容「人格個性之美」的。而美學上的評賞，所謂品藻的對象乃在「人物」。中國的美學竟是由發於「人物品藻」之美學，美的概念，範疇，形容詞，竟是由於人格美底評賞。「君子比德於玉」，中國人對於人格美底愛賞淵源極早。而品藻人物的風氣，已盛行於漢末。「世說新語時代」則登峯造極了。

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謝赫的「畫品」，庾肩吾的「書品」，這些六朝的藝術批評，都產生於這熱鬧的品藻人物的空氣中。後來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國美學範疇之大成。

(二) 自然美——山水美——的發現。「世說」載東晉諸家顧愷之曾會稽，人間山川之美，頌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這幾句話不是後來五代北宋荆，關，董，巨等山水畫境界底絕妙寫照麼？中國偉大的山水畫的意識，已包含於晉人對自然美底發現中了！而「世說」載而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翫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鸞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鳥小景，黃大癡，倪雲林，王若水，錢舜舉的畫境嗎？

晉宋人欣賞山水，由實入虛，即實即虛，超人玄境。例如謝靈運的「溪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以及袁彥伯的「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顧愷然遠想，有高世之志。荷

中郎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親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晉宋人的欣賞自然，有手揮五絃，目送歸鴻，超然玄遠的意趣。這使中國的山水畫自始即是一種「意境中的山水」。當時山水畫家宗炳畫所遊山水，懸於室中，說：「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評之云：「泓淨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形神超越」。這玄遠的哲學意味深遠在當時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賞中。

然而當時人不只意趣超越，同時卻能「一往有深情」，無論對於自然，對於探求哲理，對於朋友都有可述：

王獻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悅」。好一個「秋冬之際尤難爲悅」！

衛玠過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無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持齋噉鐵杆，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齋食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常必無膏肓之疾！」衛玠姿容極美，風度翩翩，而思慮玄理不得，遂致成病，豈不可愛？

晉人雖超，未能忘情，乃由於情深，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尤以對於朋友之愛，裏面富有人格美的傾慕。世說中「傷逝」一篇記述顧劭人。庾亮死，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傷逝中猶具悼情美之幻滅的意思。

顧愷之拜桓溫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或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常以琴置靈床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躡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嘆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晉人富於這種宇宙深情，所以在藝術文學上都有那種不可企及的成

就，表現了中國歷史上最藝術的人生和人格。陶淵明之後祇有王維能彷彿這晉人的境地，而對於哲理和對於自然底體會更精微深刻。

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山水畫靈化了，也情感化了。謝靈運陶淵明謝玄暉這般人的山水詩那樣的好，是由於對於山水有那一股新鮮發現時的身入化境濃醇忘我的趣味，隨手拈來，都成妙語，不像後來的山水詩已經容易落套了（當時郭璞的遊仙詩，孫綽的天台山賦，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鄭道元的水經注，鮑照寄妹書，陶宏景吳均的短札，都能絕妙地寫出山水之美）。

（三）我說魏晉時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學的，因爲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所以對於人生和宇宙全體的一股深摯的情調，所謂「人生情調」和「宇宙情調」也特別顯著（使這時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衛玠初欲渡江，形如鶴，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後來初唐陳子昂登幽州臺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不是從這裏說化出來？而衛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曠神怡（然而孔子在川上說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則覺更哲學，更超然，氣象更大）。

謝太傅與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人在中年總能深切感到人生問題，但丁神曲起始於中年底徘徊歧路，是有深意的。

桓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武人，情致如此。

而王右軍的蘭亭詩：「仰視碧天際，俯漱綠水濱，遼闊無涯涘，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靈雖參差，適我無非新」；這真是一首絕好哲理詩。「羣靈雖參差，適我無非新」，這兩句寫出晉人以新鮮活潑自由自在的精神領悟這世界，使一切呈露新的靈魂，新的生命，這是真正的藝術家的精神。王羲之另有兩句詩云：「爭競非吾事，靜照在忘求」。靜照即 Contemplation，是一切藝術及審美生活底起點。這裏，哲學激悟的生活和審美生活，源頭上是一致的。晉人的文學藝術都浸潤着這新鮮活潑的「靜照在忘求」，和「適我無非新」

的哲學精神。大詩人陶淵明的詩更足以代表之。

(四)晉人的「人格底唯美主義」培養成一種高級的社交文化，語言措詞的微妙，後世莫及。世說第二篇就是「語言」。晉人書札和小品文中構句天成，俯拾即是，而陶淵明的詩句和文句之微妙，也是這「世說新語時代」孕育的產物。陶淵明散文化的詩句又遙遙爲宋代歐文化詩人的始祖。

(五)晉人之美，美在神韻（人稱王羲之的字韻高千古）；神韻可說是一種「事外有遺致」，能令人自遠（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這是一種精神的美，或哲學的美。這種美的力量擴而大之可以使人超越於死生禍福之外，而發揮出一種大無畏的精神來：

謝太傅嘗植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綽）王（羲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絕。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衆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美之極，即強弱之極，王羲之的「字人稱其雄強，灑水的大槌植根於謝安這美的人格和風度中。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句「溟漭無端倪，虛舟有超越」，可以借來體會謝公此時的境界和胸襟。

(六)晉人的美學是「人物底品藻」，引例如下：

王武子孫子別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嶺巖以嵯峨，其水渾渾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桓大司馬（溫）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曠」。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云：「稽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王戎曰：「山巨源（溫）璞玉渾金，人皆歎其寶，莫知名其器」。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謝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拿自然界的美來形容人的品格的美，例子舉不勝舉。這兩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時被魏晉人發現。人格美的推展已滲透於漢末，上溯至孔子及儒家的重視人格及其氣象。世說新語時代尤沉醉於人物底容貌器識肉體精神之美。所以「看殺衛玠」，而王羲之——他自己被時人目爲飄如遊雲，矯如驚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而女子謝道韞亦奕奕有林下風。根本「世說」裏面的女性多嬌嬌嬌，無脂粉氣。

總而言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生氣，活潑變美，美的成就極大的一個時代。

美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見下面一段故事：

桓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簪後。郡主（溫尙明帝女南康長公主）凶妬，不即知之。既聞，與數十婢拔刀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於是擲刀，趨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猶憐，何況老奴！」遂養之。

無論如此，晉宋人的美感和藝術觀，就大體而言，是以老莊哲學的宇宙觀爲基礎，富於簡淡玄遠的意味，因而奠定了後來兩千年中國美感——尤以表現於山水畫山水詩的——的基本趨向。

中國山水畫底獨立，起源於晉宋。晉宋山水畫底創作，自始即具有澄懷觀道底目的。大畫家宗炳好山水，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壁，坐臥向之。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

他又說：「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道；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顯道，而仁者樂」。他這所謂「道」，就是宇宙最深幽最深玄，却又獨輪萬象的生命本體。東晉大畫家顧愷之也說繪畫的手段和目的是「遷想妙得」。這「妙得」的對象也即是那深奧的生命，即是那「道」。宗炳又說「應目會心——神超理得」。神本無端，栖神感物，則入形跡。誠哉妙寫，亦誠盡矣。

中國藝術的中心——山水畫——開端就富於玄學意味，影響近二千年，使中國繪畫在世界成一獨立的體系，這未始不為吾來人的美感型態所奠定的。

所以藝術的理想和美底條件是一味絕俗。「世說」載庾亮季見戴安道所畫行像，謂之曰：「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以戴安道之高，還說是世情未盡，無怪他氣得回答說：「惟務光當免卿此語耳！」然而也是見當時美的標準樹立得很嚴格，這標準也就一直是後來中

國文藝批評底標準。這就是：「雅」，「絕俗」。

這唯美的人生態度還表現於兩點，一是把玩「現在」，在利那的生涯裏而求極量的豐富和充實，不為將來或過去而放棄現在的價值底體味和創造：

王子猷嘗暫寄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

二則美。價值是寄於過程底本身，不在於外在的目的，所謂「無所爲而爲」的態度：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這截然地寄興趣於生活底過程而不計目的，顯示吾人唯美生活的典型。

未來世界的政治組織（上接第五頁）

大英帝國的領土，雖則不相銜接，但以民族感情，歷史傳統，以及文化經濟關係，仍應保存，以今所得大不列顛為領袖，但印度或須劃分出來。東亞及南亞區域自然應以地大物博，歷史悠久，而又文化最高之中國為領袖。至於歐洲大陸，則除蘇聯外，亦應成一區域單位，而以接受和平條件之德國為領袖。區域單位既經劃定之後，萬不可即此為止。因為果若如此則非但弱小民族不肯降心就範，就是區域與區域之間，亦將面成見，醞釀爭執。是以各區域單位之上，尚應有一最高政治組織，握有重大威權，惟亦須以民治精神為其基本原則。第三，各地資源的供給，有無的相通，人口的分配，均須予以大規模的調整。調整的步驟，是先從各個區域着手，而後及於整個世界。第四，舊式的國家主權觀念必須放棄，而以自治權觀念代之。將來各聯邦的組成份子，對其內部統治，當然即以自治權觀念為其理論基礎。第五，牟利式的資本主義必須加以合理的改革，並應參照民主主義的精神，予以普遍而嚴格的限制，俾免對外引起經濟競爭，對內引起階級衝突。第六，教育須以養成世界全民和服務人類為宗旨，盡量發揮理智，務使狹隘的民族觀念縮至於最低限度。第七，普遍裁軍，訂立彼此互保的安全制度。隨着新經濟政策與新教育制度的發展，我們希望兵員的數額逐漸減少，以致成為本萬感覺的負擔。

秋 春 報 書

不列顛帝王史

周 駿 章

Geoffrey of Monmouth's *Historia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Everyman's Library, No. 577) J. M. Dent & Sons, London

在外國新書不易進口的今日，讓我來向讀者談談一部英文古書：蒙德士之赫弗里的「不列顛帝王史」。

中世紀歐洲的文學是以傳奇（或譯為「羅曼司」）為最發達。傳奇大體上分為三系：法國系，羅馬系，英國系，而以英國系之成就為最著。英國系所常歌頌的是古代英國傳說裏的一個國王，名曰亞瑟，及其圓桌武士。自從第九世紀以後，每一個世紀都有許多藝術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歌謠，樂曲，圖畫），相沿成習地利用這個亞瑟王的故事。

這一部「不列顛帝王史」的價值就在能將許多材料供給後代詩人，戲劇家和小說家。不要說別的，就是莎翁四大悲劇之一「李爾王」，也是從這一本書中取材的。然而它的最大貢獻，還是在把亞瑟王的故事，於文學中奠定了基礎，所以赫弗里得被稱為「亞瑟傳奇之父」。他的生平一誌，雖於稽考；我另外有一篇考證，茲不贅述。

大約在一一三五年，赫弗里以拉丁文寫成一本小書，名曰「墨林之小書」。墨林是圖古代

傳說中的法師，據說是位南威爾斯大公和一妖怪結合而生的兒子，天資聰明，能知未來之事。所謂墨林，其實就是威爾斯人說定的拉丁化了的名字。墨定原是第六世紀威爾斯地方著名詩人或預言家。赫弗里假稱此書是由古代不列顛文翻譯出來的，包括墨林的許多預言，大半預言不列顛人和薩克森人的戰爭——是墨林向不列顛的國王佛提根說的。他將此書呈獻給林肯區主教亞歷山大，所以篇首載有一封寫給主教的信。此書單行本早已漸滅，但他後來把它改寫「不列顛帝王史」第七卷。推其原因，大概是因「墨林之小書」在當時必定受人輕信，所以要把它來插入「帝王史」罷。

赫弗里在出版「墨林之小書」以前，至晚在一一三九年，已經開始用拉丁文寫「不列顛帝王史」。這不是部真正的歷史。它從傳說中的不列顛第一位國王布盧特較起，一直敘到不列顛人最後一位國王，卡德瓦拉得。全書共分十二卷，自第八卷之末至第十一卷之初，完全鋪敘亞瑟王的故事，亦即全書之精華。

據說英國開國的始祖布盧特是特洛依的大將

伊尼阿之曾孫，即阿所開之孫。他率兵來到不列顛，建立王國，傳位數十後，由亞瑟繼位。亞瑟的父親是龍首伏爾。伏爾愛於薩瓦爾公爵戈魯瓦的美妻愛格期，因得法師墨林之助，化為戈魯瓦與愛格期同寢，所以愛格期懷孕而生亞瑟。亞瑟十五歲時登極，征服薩克森人，彼克特人，蘇格蘭人，以及愛爾蘭，冰洲，哥斯蘭，奧克尼等地。他娶美女桂妮維德為妻。過了十五年太平的日子，他又征服挪威丹麥和高盧。未幾他又佔領不列塔尼。至是，他託姪兒毛發德代攝國政，自己去親征羅馬，殺死羅馬王琉修斯，正大獲全勝之時，忽聞毛發德篡位，且和王后桂妮維德。他立即歸國，和毛發德在康瓦爾決戰，結果毛發德死了，亞瑟也受重傷，被人運至阿委倫島求醫，皇后桂妮維德則入修道院為尼。

赫弗里常說他的「帝王史」是從一本不列顛文的古書譯為拉丁文的。卷首所載歐格洛格斯的或伯爵羅柏特的一封信中就說：

「我的心裏時常在想搜尋材料，預備作一本書的主題；因此，我就想寫一部不列顛的歷史。當我沉思時，我覺得這似乎是一椿怪事，因為除了威爾遜斯和比德，在他們清晰的短文內略加紀述以外，我找不到一點基督降生以前關於不列顛諸王的歷史，也找不到基督降生以後關於亞瑟王和繼承亞瑟的諸王的歷史，雖然他們的歷史值得長久稱讚，而且有許多人口口頭背誦他們的故，十分有趣，彷彿這些故事已被寫出一樣。現在，當我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牛津國王教瓦爾或（此人不但開於口才，而且諳悉外國的歷史）

給我一本不列顛文最古的書；這本書依照先後次序，由不列顛第一國王布盧特開始，敘至卡德瓦洛之子卡爾瓦拉得。因此，由於他的要求，我雖然向來不進他人小花園裏摘花，而且我向來知足，以我自己的粗織指靜和野草似的文字為滿意，我這次却破例，費盡辛苦，將此書譯為拉丁文。

第十一章第一章開端又說：「關於此事，真的，最高貴的伯爵，蒙穆士·赫弗里不對我說什麼。然而根據他從上述的不列顛文古書中找到的材料，以及他從牛津的瓦爾忒所聽說的，他要利用他的拙劣文字，略述著名的亞爾王獲勝歸國後與他姪兒打仗的情形。」

許多學者以為這部不列顛文的古書是根本沒有的。依據那部翻譯拉丁文「不列顛帝王史」為英文的伊文思說：「最可能的情形似乎是：格羅斯忒爾羅柏特，或羅柏特之父亨利一世，或他們兩人，很想要一本書，依照羅馬史詩「伊尼阿德」的規模寫成，使亨利領土內各種民族深知在同一帝國之內，應該有共同的民族觀念；於是他們找副主教瓦爾忒商量，瓦爾忒便推薦赫弗里担任這項工作，他帶赫弗里是他所知道的最有文才的人。因此，瓦爾忒起草大綱，羅列必需的節目，添入他自己的意見，就將草稿交給赫弗里。我不禁又猜想此書最初的計畫是用詩歌來寫的，卷首兩列兩首短詩就是試驗品。假若真有這樣的計畫，它一定很早就被放棄，而決定採用散文並以羅馬歷史家利維為範本，模倣利維也許比模倣羅馬詩人魏爾較容易，較為妥貼。英王

亨利一世死於一一三五年十二月一日，那時，此書的初稿似乎將近完成。然在書中內在的證據看來，我想亞爾的結局是亨利死後修改增補的。亞爾的肖像一部分取自生時的亨利，一部分則顯。我又覺得毛登德的叛亂似乎取自新提芬的叛亂，也不見得不是同樣明白吧！但是伊文思的說法，也僅是種假定，未可盡信。

赫弗里又在「帝王史」最末一章說：「然而從那時起，威爾斯帝王的歷史，我交給我同時代的人蘭卡文的卡拉多克去寫，就像我將薩克森帝王的歷史交給馬姆茲的利和的威爾和罕丁頓的亨利去寫一樣；我却吩咐他們，關於不列顛人的帝王免開筆口，因為他們沒有牛津副主教瓦爾忒從不列顛帶來的那本不列顛文古書；既然有那樣一本書，載上述的諸王，我便如此費力，譯之為拉丁文。」

從這段看來，他的通詞似為同時代人所共曉，視若尋常詭計，不必計較，否則歷史家威廉和亨利一定要和他搗亂，硬逼他交出那本古書了。我想也許「帝王史」是得到亨利一世的示意而作的；至少著者亨利一世和羅柏特之庇護似無疑義，故威廉等人只能暗中譏評，不敢公然指責。赫弗里「帝王史」的真正來源是他的前輩歷史家波爾達斯，比德和嫩紐斯。波爾達斯的故事大體以嫩紐斯為藍本。赫弗里又博采羣書，從威廉和亨利的編年史，從古代色勒特的紀事，從聖徒的軼史，從不列顛的神話和傳說，從聖經的敘述，從希臘羅馬和斯坎地那維亞的故事，從日常的生活，擷取細節，溶入一書。

關於亞爾王故事，赫弗里有下列幾點貢獻：
一 伊文思說：「帝王史」是一部愛國的散文詩，它不專屬於某一民族。因為亨利一世的英國，實包含著英格蘭，諾曼地，威爾斯，和不列顛，所以「帝王史」反映它同時代精神，對於亨利一世所已統治的每一民族，都給他們編撰一些可以誇獎的英雄故事。

二 他具體的情節，從神話和傳說中，擷取了民族英雄亞爾，確立亞爾為不列顛的帝王。他又溶合了雜亂的故事，使之脈脈相連，具有文學價值。

三 他插入墨林的故事。另有一首怪詩，名曰「墨林傳」，大約寫於一一四八年，通常也被稱為赫弗里所作。

四 他又插入毛登德和桂妮維的故事。桂妮維被誘惑一節，大約採自民間故事。

「帝王史」在當時就發生了影響，因為同時代的文人時常引用此書。嗣後，戲劇家莎士比亞，詩人密爾頓和丁尼生，傳奇家瓦司，拉雅蒙和馬羅利，畫家羅賽蒂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赫弗里借用題材的。

批評這一部書的人，自然也是不少，而且當時兩位歷史家的評語為最有趣。一位是比他年輕的紐堡之威廉，另一位是威爾斯人基拉達斯。威廉罵他是一個造謠專家，說他捏造許多荒唐故事，若不是因為他生性喜歡扯謊，就是因為他向不列顛人討好。威廉是個誠實的歷史家，他不曉得「帝王史」實際上是傳奇，而非歷史，難怪他要憤恨了。基拉達斯更以輕薄的妙語譏笑

緒弗里。他說：「有一羣惡魔磨難一個威爾斯人，名為梅勒勒斯，痛苦難當。假若把『約翰

福音』放在他的身上，惡魔便相率逃避；假若把

緒弗里『帝主史』放在他的身上，惡魔就愈聚愈眾，因為他們覺得這是最適當

培頓之序言。

雅舍小品

五女人

子佳

有人說女人喜歡說謊；假如女人所捏撰的故事能抽取賦稅，便很容易致富。這問題在什麼叫做說謊。

一個女人僱傭別人，必說：「買不到什麼好的！」，其實這東西根本不是她買用，是別人送給她的。一個女人表示願意陪你去上街走走，其實是她願便買東西。總之，女人無不喜歡拐彎抹角的，放一個小小的煙幕，無傷大雅，頗佔便宜。這也是藝術，王爾德不是說過：「萬物即是說謊、麼？這些例證這只是一些並無版權的謊話而已。」

袍子，變化也就夠多，領子高的時候可以使她像一隻長頸鹿，袖子短的時候恨不得使兩腋生風，至於鈕扣整花，滾邊鑲繡，則更加是變幻莫測。「上帝給她一張臉，她能另造一張出來」。「女人是水做的」，是活水，不是止水。

較的富貴說謊向天才。有具體的例證。你沒有陪過女人買東西嗎？尤其是買衣料，她從不乾乾脆脆的說：「做什麼衣，要買什麼料，準備出多少錢。」她必定要東挑西揀，翻天覆地，同時口中念念有詞，不嫌四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四料子花得太舊，這編不禁止，那個不整曬，這一個縮頭大，那一個面窄，批評得人家一文不值。其實，滿不吝遺像一回事，她只是嫌價得太貴而已！如果價錢便宜，其他的缺點全都不成問題，而且本來不買，也買購儲起來。一個女人若是因為嫌貴，不肯買，她必定對人解釋說：「冬天升炭盆最不生，到春天容易曬曬補！」

女人善變，多少過有些哈姆雷特式，拿不定主意；問題大者如離婚結婚，問題小者如換衣換鞋，都往往在中心經過一讀二讀三讀，決議之後再復議，覆議之後再否決。女人決定一件事之後，還能隨時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做出那與決定完全相反的事，使人無法追隨。因為變得急速，所以容易給人以「脆弱」的印象。莎士比亞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

「女人」！這口脆弱，並不永遠使女人吃虧。越於柔軟的東西越不易摧折。女人不僅在決斷上善變，即是一個小小的針，位置也常變，午前在領扣上，午後就移到了頭髮上。三張沙發，能擺出若干陣勢；幾根頭髮，能梳出無數花頭。講到服裝，其變化之多，常達其荒謬的程度。外國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羽毛，也可以是一半隻鐵鍋，或是一個套裝。中國女人的

「冬天升炭盆最不生，到春天容易曬曬補！」

女人善變，多少過有些哈姆雷特式，拿不定主意；問題大者如離婚結婚，問題小者如換衣換鞋，都往往在中心經過一讀二讀三讀，決議之後再復議，覆議之後再否決。女人決定一件事之後，還能隨時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做出那與決定完全相反的事，使人無法追隨。因為變得急速，所以容易給人以「脆弱」的印象。莎士比亞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

「女人」！這口脆弱，並不永遠使女人吃虧。越於柔軟的東西越不易摧折。女人不僅在決斷上善變，即是一個小小的針，位置也常變，午前在領扣上，午後就移到了頭髮上。三張沙發，能擺出若干陣勢；幾根頭髮，能梳出無數花頭。講到服裝，其變化之多，常達其荒謬的程度。外國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羽毛，也可以是一半隻鐵鍋，或是一個套裝。中國女人的

「冬天升炭盆最不生，到春天容易曬曬補！」

女人善變，多少過有些哈姆雷特式，拿不定主意；問題大者如離婚結婚，問題小者如換衣換鞋，都往往在中心經過一讀二讀三讀，決議之後再復議，覆議之後再否決。女人決定一件事之後，還能隨時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做出那與決定完全相反的事，使人無法追隨。因為變得急速，所以容易給人以「脆弱」的印象。莎士比亞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

「女人」！這口脆弱，並不永遠使女人吃虧。越於柔軟的東西越不易摧折。女人不僅在決斷上善變，即是一個小小的針，位置也常變，午前在領扣上，午後就移到了頭髮上。三張沙發，能擺出若干陣勢；幾根頭髮，能梳出無數花頭。講到服裝，其變化之多，常達其荒謬的程度。外國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羽毛，也可以是一半隻鐵鍋，或是一個套裝。中國女人的

「冬天升炭盆最不生，到春天容易曬曬補！」

女人善變，多少過有些哈姆雷特式，拿不定主意；問題大者如離婚結婚，問題小者如換衣換鞋，都往往在中心經過一讀二讀三讀，決議之後再復議，覆議之後再否決。女人決定一件事之後，還能隨時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做出那與決定完全相反的事，使人無法追隨。因為變得急速，所以容易給人以「脆弱」的印象。莎士比亞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

「女人」！這口脆弱，並不永遠使女人吃虧。越於柔軟的東西越不易摧折。女人不僅在決斷上善變，即是一個小小的針，位置也常變，午前在領扣上，午後就移到了頭髮上。三張沙發，能擺出若干陣勢；幾根頭髮，能梳出無數花頭。講到服裝，其變化之多，常達其荒謬的程度。外國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羽毛，也可以是一半隻鐵鍋，或是一個套裝。中國女人的

「冬天升炭盆最不生，到春天容易曬曬補！」

女人善變，多少過有些哈姆雷特式，拿不定主意；問題大者如離婚結婚，問題小者如換衣換鞋，都往往在中心經過一讀二讀三讀，決議之後再復議，覆議之後再否決。女人決定一件事之後，還能隨時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做出那與決定完全相反的事，使人無法追隨。因為變得急速，所以容易給人以「脆弱」的印象。莎士比亞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

「女人」！這口脆弱，並不永遠使女人吃虧。越於柔軟的東西越不易摧折。女人不僅在決斷上善變，即是一個小小的針，位置也常變，午前在領扣上，午後就移到了頭髮上。三張沙發，能擺出若干陣勢；幾根頭髮，能梳出無數花頭。講到服裝，其變化之多，常達其荒謬的程度。外國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羽毛，也可以是一半隻鐵鍋，或是一個套裝。中國女人的

女孩子從小就往往口齒伶俐，就是學外國話也容易琅琅上口，不像男與含着一個大舌頭。等到長大之後，三五成羣，說長道短，聲音脆，頰門高，如蟬噪、如蛙鳴，真當得好幾部鼓吹！等到年事再長，為一墮人「長舌」型，則東家長，西家短，飛短流長，搬弄多少是非，惹出無數口舌；萬一墮人「噴唾」型，則瑣碎繁雜，絮聒嘮叨，一件事要說多少回，一句話要說多少遍，加噴唾下注，萬流齊發，讀者披靡，不可嚮邇！一個人給他的妻子買一件皮大衣，朋友問他「你是爲使她舒適嗎？」那人回答說：「不是，爲使她少說些話！」

女人胆小。看見一隻老鼠而當場暈厥，在外國不算奇聞。中國女人胆小不至如此，但一聲霹靂使得她拉緊兩個老媽子的手而仍戰慄不止，倒是確有其事。這並不是故作，並不是故意在男人面前做態，使他有機會挺起胸脯說：「不要怕，有我在！」她是真怕。在黑暗中或荒僻處，沒有人，她怕；萬一有人，她更怕！居牛宰羊，固然不是女人的事，殺雞宰魚，也不是不費手脚。胆小的緣故，大概主要的是體力不濟。女人的體溫似乎較低一些，有許多女人怕發胖而食無求飽，營養不足，再怕上怕腫脹而衣裳單薄，到冬天瑟瑟打戰，襪薄如蟬翼，把小腿凍得做「江米藕」色，兩隻腳放在被裏一夜也暖不過來，雙手捧熱水袋，從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還不忍釋手。抵抗嚴寒之不服，爲記望其胆大！

一下子就能穿入針孔，然後一下子就能在線的盡頭處打上一個結子，然後扯直了線在牙齒上碎碎兩聲，針尖在頭髮上擦抹一下，便能開始解決許多在人生中最不算小的苦惱，例如縫上襯衣的扣子，補上襪子的洞之類。至於幾根篋棍，一上一下的編出多少瑣物事，更是令人叫絕。有學問的女人，創闢「沙龍」，對任何問題能繼續談論至半小時以上，不但不令人入睡，而且令人疑心她是內行。

六 男人

男人令人首先感到的印象是體！當然，男人當中亦不乏刷洗乾淨潔身自好的，甚至還有油頭粉面衣裳楚楚的，但大體講來，男人消耗肥皂和水的數量要比較少些。某一男校，對於學生洗澡是強迫的，入浴簽名，每週計核，對於不曾入浴的初步懲罰是宣布姓名，最後的斷然處置是定期強迫入浴，並派員監視，然而日久玩生，簽名簿中尚不無浮冒情事。有些男人，西裝褲儘管挺直，他的耳後鬚根，土壤肥沃，常常宜於種麥！襪子手絹不知何時洗滌，常常日積月累，到處塞絨，等到無可使用時，再從那一堆污垢仔貨當中揀選比較乾淨的才應急。有些男人的手絹，拿出來硬像是土灰麵裏的百菓糖，黑糊糊黏成一團，而且內容豐富。男人的一雙腳，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乾菜再加糖蒜的味道，所謂「濯足萬里流」是有道理的，小小的一盆水隨是無濟於事，然而多少男人却連這一盆水都吝而不用，怕傷元氣。兩腳既如此之體，偏偏

有些「逐臭之夫」喜於腳上惹垢納污之臭往復攪攪，然後嗅其手指，引以爲樂！多少男人洗臉都是專洗本部，邊疆一概不理，洗臉完畢，手背可以不濕。有的男人是在結婚後纔開始刷牙。「捫鼻而談」的是男人，還有更甚於此者，曾有人當衆搔背，結果是從袖口裏掉出一隻老鼠！除了不可挽救的懶惰之外，男人的體大抵是由於懶。

對了！男人懶。他可以懶洋洋坐在藤椅上，五官四肢，連同他的脂肪（假如有的），一概停止活動，像呆鳥一般；「不聞天博弄弄乎！」那句話是專對男人說的。他若是上街買東西，很少時候能令他的妻子滿意，他總是不肯多問幾家，怕洩氣，怕說話，怕講價錢。什麼事他都嫌麻煩，除了指使別人替他做的事之外。他像殘廢人一樣，對於什麼事都願坐享其成，而名之曰「皇家之樂」。他提前養老，至少提前三二十年。

「緊毗聯着「懶」的是「饞」。男人大概有好胃口的居多。他的嘴，用在吃的方面時時候多。他吃飯時總要菜碟裏發現至少一英吋見方半英吋厚的肉，纔能算是沒有吃素。幾天不見肉，他就喊「嘴裏要淡出鳥兒來！」若真個三月不知肉味，怕不要淡出毒蛇猛獸來！有一個人半年沒有吃雞，看見了雞毛帶血淋淋三尺。一餐盛饌之後，他的人生觀都能改變，對於什麼都樂觀起來。一個男人在吃一頓好飯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是在感謝上天待人不薄；他飯後對着一根牙籤，紅光滿面，便是覺得可以驕人。

主中饋的是女人，修會譜的是男人。

男人多半自私。他的人生觀中有一基本認識，即宇宙一切均是爲了他的舒適而安排的。除了在做事賺錢的時候不得不忍氣吞聲的向人奴膝外，他總是做出一副老爺相。他的家便是他的國度，他在家裏稱王。他除了爲賺錢而吃苦勞力外，他是一個「伊比鳩」派，他要享受。他高興的時候，孩子可以騎在他的頸上，他引頸受騎，他可以像狗似的滿地爬；他不高興時，他看着誰都不順眼，在外面受了氣，回到家來加倍的發。他不知道女人的苦處。女人對他的慇懃委曲，在他看來，就如同犬守戶雞司晨一樣的稀鬆平常，都是自然現象。他說他愛女人，其實他不是愛，他是享受女人。他不問他給了別人多少，但是他要在別人身上盡歡權取。他覺得他對女人最大的恩惠，便是把賺來的錢全部或一部全回過來，但是當他把一掃掃的鈔票從衣袋裏取出來的時候，他的臉上的表情是驕傲的成分多，親愛的成分少，好像是在說：「看我！你行麼？我這樣待你，你多倖運！」他若是覺得這家不復是他的樂園，他應有多樣的藉口不回到家裏來，他到處遊逛，他另圖樂園。他在聚餐會，他有酒會，他有宵會，他有棋會，他有夜會，最不濟的還有個茶館！他的享樂的方法太多。假如輪迴之說不假，下世他依然投胎爲人，很少男人情願下世做女人的。他總覺得這一世生爲男身，而享受未足，下一世要繼續努力。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原是人的通病，

但最言談的內容，却男女有別。女人談的往往是「我們家的小妹妹又病了！」「你們家裏每月開銷多少？」之類，男人的是另一套，據普通的方式，男人的談話，不談到女人身上便不散場。這一個題目對男人最有興味。如果有個把桃色案，他們便唯恐其和解。他們好議論人家的陰私，更好品評女人的相貌。「長手男」是到處有的，只可惜這名詞尚不甚流傳。

編者：最近有一天讀者在球場上看見幾十個人在鬥毆，右的面部受傷，有的四肢發紫，更有兩位睡在地上不能動彈。某校的教師去解紛，反被毆去手杖。據說鬥毆的雙方，勝者爲私立某大學的學生，敗者爲國立某專校的學生（人少敗散）。大約經過三刻鐘，他們便約定由學校當局來解決，各自回校去了。至於結果怎樣，不得而知。

通訊

運動場上

讀者感到他們的精神，很可欽佩，都是勇往直前的。如果去和敵人搏鬥，相信決定能操勝算。但是不幸得很，他們却是因爲打球小事而竟自相搏鬥。雖然也可算是軍事訓練中的「演習」，但總覺得不免過分浪費了氣力，尤其是在外患嚴重的抗戰期間。

對於這件事，讀者不敢妄加批評。先生是很公正的人，對我們青年更其坦白，也許肯把此信發表於通訊欄，並加教句按語。

薛國顯謹啓，十二，十六。

我們希望有一體育家來代加按語。 編者

訂閱與代銷

- 一 本刊託由中華文化服務社獨家經售，凡欲訂閱或代銷者請就近與東慶堂街四十一號該社總社及其各地分社接洽。
- 二 本刊零售每册一角，任何書店代銷，不准託詞加價。如有奸商店奇，務請從嚴究付。
- 三 預定三月一元二角，半年二元四角，全年三元八角。郵票代幣，十足通用。香港以港幣計算。
- 四 爲便讀者保存起見，本刊特印白報紙本一千份，定價每册二角，欲訂購者請逕向重慶小龍坎戴家院本社接洽。

投稿簡約

- 一 本刊編輯宗旨在健全中國凡由瞭解而信仰，由信仰而力行三民主義之同志，各惡良心主張，本報當竭誠歡迎，凡有關於國家民族前途，以及樹立新民族國家之中心思想，故應特別約撰述或幹部之類，而將大開門戶，歡迎投稿，謹訂簡約如下：
- 二 爲使大家得有發言機會，來稿務請力求扼要。如有特別豐富之內容，長篇亦可接受，但將打折抄酬，以示限制。
- 三 來稿一經接受，即理後即致謝酬，每千字暫定六元至十二元。其有慷慨却酬者，本報經理費者，自當特別感謝。
- 四 以裕本報經費者，除修正筆誤與補充脫漏外，或諸感有刪改必要，有不願者，務請預先聲明。
- 五 承惠大作，無論可用與否，盛情莫不心領。如有必須刪改之稿，自當完壁歸趙。又來稿請寄重慶小龍坎戴家院。編輯者認爲佳稿，妨珍藏，投稿者若已接得匯票，務請勿催勿表爲禱。